与驴书

葛水平

从什么时候开始,故乡的驴对于我来说,就已演变成我童年的兄弟姐妹,一些难以忘怀的季节冷暖景致,一些远离文明诗意的原始,而不再是一般的劳动工具的浅表印象?庄稼人知道,人与牲畜的缠绊比提起的话题更牢更长。

乡间的土窑沉默地蹲在山坳里,一头驴在暗影里缓缓反刍。它的睫毛上沾着草屑,瞳孔里沉淀着千百年来人与牲畜共处的秘密。

祖父说,驴是兄弟,它不会背人的视线而走向不归,蹄脚老了就凭借风力。印象中的风景,都被驴走尽了,遥远而又凝固,仿佛暖阳下的苍山,只在自己的故园,只在窑洞。

这是一个充满遗憾的世界,用什么来抵御岁月的风霜?牲畜成为庄稼人一种安详的皈依。童年时随祖父骑驴出山放羊。寂静的午后,胯下的驴荡起阳光下的尘土,羊群在温暖睡意中被镀上了薄金,空气中山林的气味浓得像是液态。松树的针叶从脸上抚过,腐殖的泥土冒出的松菇,朗晴的,满目皆是圆润的黄。

这时的羊群如果无知或故意分群,山下的驴会仰起后腿,蹄声归处,分群的羊会在嗒嗒声中安然复群,这是动物间一种奇怪的默契。祖父回头笑骂:“狗日的驴!”然后勒细嗓子唱:

“皇天后土人儿黄尘小,苍山绿水牲儿浮萍大……”那声音荡起天地一片瑞祥。

庄稼人知道,生命耗尽本能才会存活。幸福和好天气一样,有,但不会很多。天地之间,风霜雨雪,人类彼此生存及农业耕种的开始,就意味着一切的到来,人养了牲畜作为农耕劳力,是人类出于对自己生命的功利主义,也是出于那些生命的善良和顺服。牛羊追水草,人子逐牛羊,迤逦一途。生命同等于四季,是牲畜使人类浪游的脚步停下来,并根植出了乐土息壤。

记得冬日里和祖父一起出山驮煤。天近黄昏,雪片飞扬。雪天里的背阴路因寒风吹滞,滑溜狭窄,驴鞍头挂辔,笼嘴系缰,走,打滑,一人牵,一人打,生命延续彼此交困。驴处险,将后蹄牢牢把住雪地,前蹄实质上已经因滑弋而虚拟。祖父身体抽抖,注力于手中缰绳,贴伏于路边山坎,只用眼睛看驴。

祖父颤声催促:“替我脱去鞋袜!”皲裂的脚掌刚触到冻实的雪地,白雾便从趾缝生出。

他佝偻着背屏住呼吸,粗粝的指节攥得发白,刺骨寒凉顺着足弓往骨髓里钻,这样才好把牢雪地。这一幕像幅泛黄的老照片:单薄的身躯在天地间瑟缩,却又迸发出野草般倔强的力。

寒气穿透骨缝的瞬间,我忽然读懂了——这哪里只是与严寒较量,分明是世世代代与命运较劲的缩影。祖父用布满老茧的脚掌,踏出了生命最滚烫的印记。踩过的雪地留下一汪清水。生命的庞大与卑微,是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呢?走上山顶,看见村庄的窑洞,满世界苍凉的白。雪中炭,人与驴如水墨画上甩出的斑点墨迹,祖母在窑顶上眺望山头,晃着一根桃木棍子,我在雪天的驴脊上疯喊着祖母,那声音显得那么渺小和孤独,且透射着俗世的暖意。

祖父说,老驴工于识途、警路、避险。在已绝其通的路上,人若强行,驴也会气恼人的愚昧,狠歪驴脖子,两腿夹尾,回避崖塌泥陷。驴作乘骑不忌生,一根桑条握手,通过骑乘重量的分流变化即会右行或左转。

记得一年春上祖父牵驴出山“跳马”(去山外找马配种)。腊月里驴生驴骡,叫驴跳马,牡马所生为马骡,儿马跳驴,牡驴所生为驴骡。老驴体弱无乳,祖父让我去和叔伯婶婶说,要给她小驹一口奶,月子里丧子的婶婶羞红了脸走进窑洞,祖父避羞走出窑洞,婶婶解了衣扣,托乳相赠,小驹惊惧退缩。无奈叫了叔叔来,叔叔气盛,从老驴身上揪下一把驴毛,缠在婶婶乳头上。时是黄昏,可以清晰地听到小驹吸乳之声,那是生命繁衍的本源之声。年轻的婶婶,肌肤透亮,在黄昏的天青中流溢出丝绸的光泽。婶婶有泪流下。多少日子,她就这样在悲伤的边缘上喂养了小驹。生命的等级超越了,那苍苍深山中血脉里流淌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伦理道德——款款情深啊,很亲切。

庄稼人给予牲畜的爱,也许可以用无私的母亲来比喻,但我认为它远远超出了母亲的狭义。山高水长,由于自然的朴素,庄稼人的爱,就如山中日月,明澈而高洁。有一天,心情悒郁,从书架上抽出一本《后汉书》,看到汉时,驴曾是贵族宠物,人人皆学驴鸣,驴叫声成为一天里最好的将息。写魏帝别出心裁,给臣下王仲宣送葬时,令官员一人各作一声驴鸣送王西行。山野旷地驴鸣声此起彼伏,空前壮观。驴生活在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,是多么的旷达和动人。

岁月的霜雪在暗处悄然流逝,驴的身影从山野跋涉沦为食客盘中的珍馐残骨,人类苦难的浊流早已冲垮爱与救赎的藩篱,而驴的形骸亦被时光啮咬成一副行走的骨架。每每想到故乡的驴,就会想到驴的眼睛,直戳戳的,一切悲怆意味全在温柔里。岸边风景,怡悦心性,或引颈长鸣,人与兽,兽与人,是否有悖进化最初的真实?

驴在远离人类社会的田野里耕作,随缘放达。有农人在地垄上用火镰敲出一缕烟尘,春山鸟鸣,我在追忆极苦极甜的缠络中,想生活羁绊中稚愚孤独的驴,心就会滋生出一尾生生的痛,原来上苍早将诗意典当给了进化史,我们被迫与所有未经修饰的原始告别。而今站在机械轰鸣的田埂上,才懂得那笨拙的蹄声,原是大地上最后一行会呼吸的象形文字。

人工智能二首

华振鹤

一

胸有古今万卷书,
贯通宇宙岂关巫?
纵如白泽皆人给①,
我是主来你是奴。

二

一机在手故人交,
亦友亦师辨细毫。
击节赞他条缕析,
会心许比解牛刀②。

①白泽,中国神话中通晓万事的瑞兽。②解牛刀,喻指高超的技能,语出《庄子·养生主》。

赤兔性刚烈 吕布来驾驭

吕布试马 (设色纸本) 朱 刚

走路的云

猫的报恩

(新加坡)尤 今

早上,稚嫩的阳光柔软得像是刚出炉的面包,阿哲心情愉快地上班去。然而,当他走近车子时,眼前一幕却让他怔住了——他看到一只硕大的老鼠倒在车轮旁,血迹斑斑,早已气绝。

他心想:“啊,又是猫大侠来报恩了!”果不其然,猫大侠正一瘸一拐地向他走来,脸上露着痛楚的神情。

哎哟,猫大侠受伤了!他暗忖,也许它在捕捉这只巨鼠时遭到顽强的抵抗,浴血奋战,最终战胜猎物,一死一伤。

想到猫大侠是冒着危险将“战利品”带来给自己的,阿哲心头不由得涌上一股温热。他当即向公司请假一天,以毛巾轻轻地裹着猫大侠,驱车前往兽医诊所。兽医为它清洗伤口,打了一针抗生素。他以为猫大侠是阿哲家养的宠物,慎重地叮嘱阿哲:“让猫在家休养一个星期,别让它乱跑。走动越少,复元越快。”阿哲点了点头,没有多作解释。治疗费高达350新加坡元,可他毫不心疼。

在车上,阿哲对安静地趴在座位上的猫大侠说道:“刚才医生的话,你都听到了吧?这个星期,你就待在我家里安心养伤吧!”阿哲相信猫大侠是听得懂的,因为他听到一声微弱却清晰的回应:“喵”。

抵达家门后,阿哲找来一个大箱子,铺了几层柔软的浴巾,让猫大侠躺进去。不一会儿,猫大侠便沉沉地睡着了。阿哲驱车外出,到宠物店买了一个猫砂盆,他特意选了养眼的绿色,因为猫大侠养伤期间不能外出,这类似叶子的绿色,也许能稍稍慰藉它被困屋中的寂寞。

其实,猫大侠并不是阿哲的宠物,而是一只在附近流浪的猫。

阿哲三年前搬来这儿后,猫大侠便天天上门来讨食了。阿哲喜欢它的机灵,毫不吝啬地将鸡肉、牛肉、鱼肉轮番喂它,偶尔也加些鸡肝、鸡心和煮熟的蛋黄以补充营养。有时,阿哲去日本餐馆用餐,还会多点一份三文鱼刺身,带回来给它吃。

每回阿哲谈到猫大侠津津有味地享用刺身时那副陶醉的模样,总会边说边笑:“那只猫啊,活脱脱是个小饕餮。嘴巴吃得欢,眼睛眯着笑;吃完了,意犹未尽,还喵喵直叫,催我加餐。最搞笑的是,次日再来,我喂它煮熟的金枪鱼,它一闻,居然满脸嫌弃掉头就走,嘿嘿,由奢入俭难啊!”

猫大侠性好自由,很少逗留在屋,一吃完便跃窗而去,次日用餐时间再来。

这样过了一段日子后,阿哲发现他的车子旁边隔三岔五总会莫名其妙地出现被扑杀的麻雀、燕子、小蛇、青蛙等;有时,猫大侠还会得意洋洋地守在旁边,仿佛要告诉阿哲:“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。”阿哲感念它“有恩必报”的侠义精神,便给它取名“猫大侠”。

这一回受伤后,猫大侠安静地在他家里疗伤,阿哲每天大鱼大肉喂饲它。第九天晚上,阿哲回家时,发现猫大侠已悄然离去了。阿哲知道它已康复,心中释然。

翌日清晨,阿哲走近车子时,赫然发现一只断气不久的蜥蜴躺在车旁。啊,猫大侠又来道谢了。

阿哲其实不喜欢猫大侠这种报恩的方式,但是,又不能拂逆它的美意,只好把蜥蜴拾起来,带回家悄悄扔进垃圾桶。他在心里默默地说:“猫大侠,谢谢你。”毕竟,在当今,知恩图报者似乎已越来越少了。

十年

施 政

从2016年到2025年,《小满集》作为一本公交企业的内刊,这十年的记录颇有些像是公交与城市的一场长谈。诚恳的谈话总是要从自己开始,但我发现这一点并不容易。程式化的表述能掩盖不想为人所知的情绪,仿佛情绪是不够高级的东西,但情绪是《小满集》的起点。

十年前的创刊号我采访的是一位临近退休的夜宵车驾驶员。

讲起他几十年来穿梭于夜间的城市,见证了十六铺码头的变迁,夜宵车乘客的更迭,以及日夜颠倒的作息会遇到各种想不到的困难……那是2016年3月某天的凌晨,聊到发车点,师傅起身去开最后一班车,转身时,我看到他眼角分明有泪。就在那一刻,我突然意识到言谈、文字并非唯一的表达,神情、动作甚至某一刻突然的沉默都至关重要。那些未被记录的,似乎才是珍贵的。

诚恳的谈话要聊得开心还需要丰富的视角,而公交的视角是《小满集》的底气。

听车厢里的阿姨絮叨家里的熊孩子会让人想起自己小时候,但前一刻还热络聊天的阿姨也会因为堵车迟到而不依不饶地投诉。车厢里的人群是生动的,因为彼此的稔熟,乘客在车厢里就仿佛是进入了主场,可以看到他们的各种姿态,理解他们的语言,感受他们的舒展。在英语里区分搭乘交通工具时如何使用in和on,有一条挺朴素的准则:能站直的用on,站不直则用in。公交车厢是一个有趣的存在,虽是on the bus,却常让我觉得用in更贴切,因为它自有一种市井间的相融感。

我曾佯装犹豫地提问,一个公交行业的内刊的意义。结果很多人告诉我,意义就在于《小满集》并非自言自语,所有的努力与情感都不会消失,它们会一直在那儿,等待被另一些人发现。走过的这十年,我们与很多人相遇,他们的乐观、勇敢、坚韧、木讷、突然的深情,都不可避免地成了《小满集》的一部分。我们努力进入他们的空间,理解他们的语言,透过他们去感受平凡世界的普通美,常有浪漫。

对科技充满赞誉的时代,人们制造出令人目眩神迷的工具。与之前的科技相比,最大的区别在于以前的人们似乎更关注制造容器而非武器。语言和文字可算得上是文明发展中最大的容器,用以表达思想,传递意义。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当语言越来越像是用来进攻的武器,我们会感到迷茫和无力。城市同样是文明的承载者,《小满集》记录的是对穿行于城市的公交的观察,我们歌颂着包容,更欢喜于节制。从动荡的车厢看飞速变化的城市,我们深知,与动荡相对的不是稳定,而是寻找到更好地,进入自己的位置。

微信旅游群群主

姜志芳

在有头脑就有市场、就有饭吃的今天,陪诊师、聊天员……各式各样的服务行业新职业层出不穷,花钱买服务成为共识,反过来又催生了更多的新行当新职业。最近,就涌现出一个新职业——微信旅游群群主。

朋友李先生遇到一件尴尬事,他和夫人都是外地引进人才,前不久双双退休,原本小鸟依人的夫人,现在却不黏他了,而是隔三岔五捧着手机在微信群里约约约,一会儿“外滩情侣墙浪漫游”,一会儿“百年上海滩十六铺情怀游”,一会儿“四行仓库看淞沪会战”,一会儿“相约多伦路文化一条街”……李先生乃读书人,好面子,当面不愿问,便趁夫人洗澡当口,偷偷翻看她的手机。他发现,在一个十多人的小姐妹旅游群里,每次活动都由群主“王老师”召集,每次活动都有一个主题,每个主题活动都列明相关时间、地点、费用和要求,并征询大家参加与否的意愿。起初,李先生认为夫人碰到了“阿诈里”,既然是小姐妹相约出游,又是在上海市区,怎么可以每人收取几十元服务费呢?但仔细想想,区区几十元,也不像“阿诈里”的勾当。于是,他一边嘀咕着“蚊子大腿里的肉也要咬一口”,一边就压抑不住好奇心,问夫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
夫人不正面作答,说翌日她们恰好有个“苏河滨水行——外白渡桥至四川路桥”,让他跟着去瞧瞧。

第二天下午,李先生悄悄跟着夫人而行。七八个“小姐妹”在外白渡桥碰头后,一番叽叽喳喳说说笑笑,群主“王老师”就招呼大家安静,宣布当天行程安排后,“王老师”先介绍了外白渡桥的前世今生,让大家拍照打卡后,便带领大家过马路,沿着苏州河滨水步道一路前行。从上海大厦开始,一路上,“王老师”解说了原英国驻沪总领事馆、划船俱乐部、新天安堂、光陆大戏院等历史建筑及名人轶事,在时间的流逝中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四川路桥堍的上海邮政总局大楼。“王老师”声情并茂地介绍了“远东第一大厅”的邮政营业厅,介绍了大楼的欧式邮政风格的建筑特点,还介绍了该大楼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以往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往来于四川北路这一带的李先生,没想到一幢大楼竟然有这么多的精彩故事,他不仅听得津津有味,当“王老师”邀约大家前往苏州河畔中石化一号加油站里的网红咖吧时,他毫不犹豫地跟上,并在喝着咖啡欣赏河景之际,与“王老师”攀谈。

“王老师”坦诚相告,她原来在中学教历史课,作为上海原住民,兴趣加爱好,使她了解了上海过往发展史和不少民间掌故。退休后,既不愿做家务又不愿搓麻将的她决定发挥她的兴趣爱好,同时也“从蚊子大腿里咬口肉"——在玩乐中挣几个小钱,便利用自己的人脉,组建了几个小姐妹群,以专题的方式,专门带大家逛市区讲故事劈情操。原本以为都是身边的风景,掀不起什么浪花。哪知,参与者兴致盎然,丝毫不累,她也就乐此不疲。

李先生当即与“王老师”相约,他来拉群,给他们这些入户上海的北方大老爷们也讲讲。我问李先生,你个老山东,不听家乡的历史,听什么上海故事?李先生挺认真地说,作为新上海人,想融入当地,能不了解当地的名胜古迹和历史变迁吗?而在市区逛逛,所费不多,却能在聚会中学到知识,总比抽烟喝酒农家乐有意义吧!

我想想,也是,难怪有头脑的人到哪里都有饭吃。

十日谈

新360行

责编:沈琦华

小区有了便民服务站,解决了取快递的困扰。